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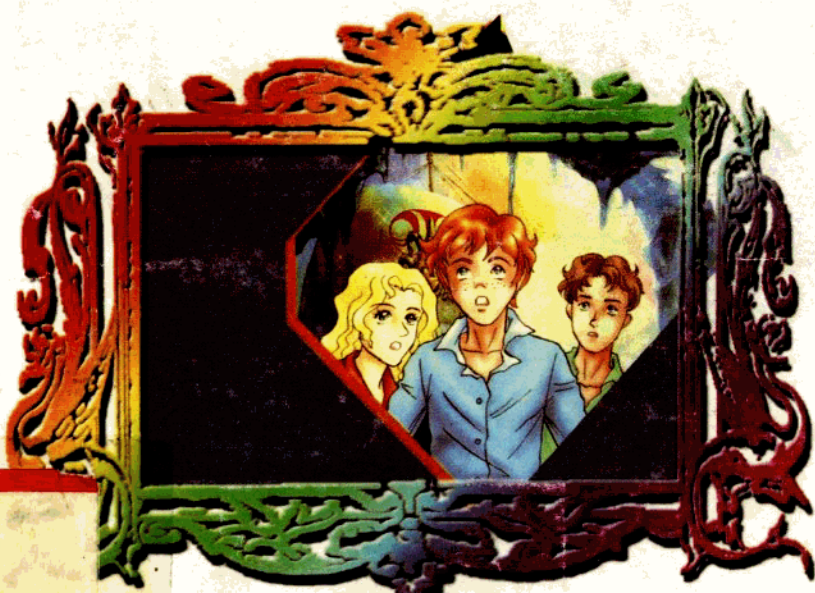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神秘岛

L'Île mystérieuse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戈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萱贞子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神秘岛

[法]儒勒·凡尔纳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2)
1. 气球逃亡者	(3)
2. 遇难者的陆地	(9)
3. 工程师神秘地复活	(18)
4. 这是一座荒岛	(22)
5. 一群新移民	(28)
6. 发现了硫磺泉	(31)
7. 神奇的水中搏斗	(36)
8. 花岗岩宫	(43)
9. 一件无法理解的事	(59)
10. 一只橡木箱子带来的福音	(62)
11. 美洲豹礼让山洞	(68)
12. “花岗岩宫”内发生怪事	(73)
13. 制造出玻璃用具	(82)
14. 发现一只漂流瓶	(90)
15. 到达抱岛寻找遇难人	(95)
16. 那是一个“野人”	(98)
17. 陌生人的秘密	(108)

18. 环岛航海	(115)
19. 一艘双桅船	(124)
20. 与海盗激战	(131)
21. 是谁放置的水雷	(136)
22. 赫伯特被匪徒打伤	(142)
23. 高地遭侵袭	(146)
24. 搜寻匪徒	(149)
25. 找到了失踪的艾尔通	(153)
26. 是谁杀死了匪徒	(157)
27. 设计一条新船	(160)
28. 神秘人物即将出现	(163)
29. 隐埋三十年的秘密	(168)
30. 火山即将爆发	(177)
31. 最后的结局	(184)

内 容 提 要

《神秘岛》是凡尔纳被誉为“知识百科全书”的著名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把前两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线索贯穿起来,描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

故事叙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有五个被围困在南军城中的北方人,趁着偶然机会乘气球逃脱。

中途气球被风暴吹落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但他们并不失望,用智慧和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在荒岛上生活起来。

他们赤手空拳造出陶器、玻璃、电报机等,并救起附近孤岛上独居了12年而丧失理智的人(见《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使他恢复了理性。

后来他们终于经过努力登上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尔指挥下的“邓肯号”船,重新返回祖国。

在荒岛上时,每当他们在危难时,总有一神秘人援助他们,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原来救助他们的人就是尼摩船长(见《海底两万里》)。

本书情节丰富奇特,故事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有趣,特别是主人公在种种困境面前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和拼搏精神,在鼓舞着近百年来亿万读者,尤其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作家简介

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 - 1905)是 19 世纪法国作家,被誉为“科学幻想小说的鼻祖”。

1828 年,凡尔纳生于南特的诉讼代理人家庭,1848 年赴巴黎学习法律,写过短篇小说和剧本。

1863 年起,他开始发表科学幻想冒险小说,以总名称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奇异的漫游》一举成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主要作品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机器岛》、《漂逝的半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 20 多部长篇科幻历险小说。

凡尔纳的作品形象而夸张地反映了 19 世纪“机器时代”人们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意志和幻想,并成为西方和日本现代科幻小说的先河,我国的科幻小说大多也受到他作品的启发和影响。

凡尔纳的作品情节惊险,人物生动,熔知识性、趣味性、创造性于一炉,他提出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预言和假设,至今还启发着人们的想象力,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深受数亿读者的喜爱。

1. 气球逃亡者

1865年3月23日下午4时,太平洋上狂风怒号。它从北纬35度斜穿赤道,直到南纬40度,掠过了2800公里的地带,给美洲、欧洲和亚洲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这时,高空也不平静,同样也上演着一曲惊心动魄的悲剧。

一只轻气球,以每小时145公里的速度掠过太空,宛如被什么空中漩涡吸住了似的,不停地旋转着。

气球的下端系着一只吊篮,里面坐着5个人。这个气球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气球的乘客,他们虽然被这狂怒的风暴吹得飘来荡去,居然到现在还安然无恙,实属奇迹。

雾太浓了,没法看清浓雾下面的世界。阴沉沉的乌云使他们甚至分辨不清白昼。只有当气球急骤下降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灭顶的灾难正向他们袭来。当他们把枪枝弹药和粮食扔出去后,气球又回升到1300多米的高空中,他们才又一次逃离死神的魔爪。

可是,3月24日清晨,令人担忧的事情出现了,气球显然又在慢慢地下降了。看来是氢气不够用了,气囊变的愈伸愈长。到了中午,气球离海面只有600米了。他们的底下是一片汪洋

大海。

他们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着陆。

氢气不住地往外泄，下降的速度愈来愈快，到午后一点钟，吊篮离洋面已经不到 180 米了。

然而，这些乘客都是勇敢而又冷静的人。他们决心要勇敢地搏一回，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2 点钟的时候，气球距离水面仅有 120 米了。就在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洪亮的声音，从这声音就可以知道这人是毫无恐惧感的。而回答他的声音也就同样显得坚强有力。

“东西都扔了吗？”

“没有了。”

“把吊篮扔下去！让我们抓住网索。”

这的确是最后唯一可以减轻气球重量的方法了。系着吊篮的绳索被割断了，吊篮掉了下去，于是，气球又上升了 600 米。

这 5 位乘客爬上了气球网，双手紧紧地攀住网眼，两眼焦急地注视着下面的万丈深渊。

但是，没过一会儿，气球又开始下降了，氢气不断地从裂缝中漏出来。4 点钟的时候，气球离海面只有 150 米了。

突然，死寂的空气中传来一声响亮的犬吠声。原来飞行员们还带着一只狗！它跟随主人，前爪死死地攀住网眼。显然，它此刻发现了什么。

“陆地！陆地！”有个人惊喜若狂地喊了起来。

原来气球从天亮到现在，随着大风向西南飘行了足足有几百公里，现在，在他们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片地势很高的陆地。不过，这片陆地还在 48 公里之外。

到下午 4 点钟的时候，气球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巨大的浪涛好几次溅到网的下部，海水已浸没了他们的半个身子了。

忽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离岸只有两锚链远的时候，那只原以为决不可能再飞起来的气球，在一个巨浪的冲击下，竟出乎意料地骤然升起来了。2分钟以后，它终于降落在一个波涛冲击不到的海滩上。飞行员们彼此帮助着，从网眼里脱出身来。由于失去了人体的重量，气球被风吹起来，很快飞走了。

吊篮里原来有5个人和一只狗，可是，着陆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只剩4个人了。这4个人马上几乎同声喊道：“我们要救他！我们一定要救他！”

这些人，其实不是什么气球飞行员，而是一群战俘。正因为他们都是英勇豪迈之人，所以，他们才想出了这种异想天开的办法来逃脱。

他们出生入死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在3月20日那天，他们从里士满出逃，连续在空中飞行了5天，现在从这里到弗吉尼亚的首府已经相距将近1200公里了。在令人恐惧的南北战争期间，里士满是南方的要塞，而当时正在被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包围着。

战俘们是怎样出逃的呢？

1865年2月，格兰特将军打算出奇致胜地占领里士满，可是不但没有成功，他属下的几个军官还落到敌人手里，被囚禁在城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联邦参谋部的塞勒斯·史密斯，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大约45岁，两眼炯炯有神。他不但心灵手巧，而且身体非常强壮。在任何紧要关头，他都能保持头脑清醒、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这三个条件使他永远是他自己的主人。

就在史密斯被俘的前一天，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落到南军手里。那人就是《纽约先驱报》的通讯记者吉丁·史佩莱。

吉丁·史佩莱大约 40 来岁，精明强干，体力充沛，见多识广。他是一位浑身是胆的战地记者，习惯在枪林弹雨中写稿。

塞勒斯·史密斯和吉丁·史佩莱过去都只是互闻其名而未见其面，他们一起被押往里士满。工程师的创伤很快就痊愈了，在养伤期间，他们相互认识了，并且建立了友谊。不久以后，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逃回格兰特的军中，为了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

尽管他们在里士满能自由行动，但整个里士满戒备森严，逃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期间，史密斯遇到了一个以前的仆人。这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虽已是自由人了，但还是不愿离开他的主人。为了他的主人，他愿以死效劳。他大约 30 岁左右，强壮、和顺，有时还有点天真，平时总是高高兴兴，勤劳而诚实。他名叫纳布加尼察，但人们一向简称他为纳布。

听到主人被俘的消息，纳布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马萨诸塞来到里士满，潜入了被围的城市。

纳布虽然能够进入里士满，但要想再跑出去时却比登天还难。

在枯燥乏味的囚禁生活中，通讯记者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只转着一个念头——怎样能不惜任何代价逃出里士满。他已经尝试了几次，却没有一次成功。被俘的北军固然不能出城，而南军也同样离不开，因为他们全部被北军包围了。里士满的总督很久以前就和李将军失去了联系，他很想和李将军联络，以便迅速得到援兵。有人建议利用氢气球越过包围线，直达南军的兵营。

总督批准了这个计划。一只氢气球造好了。

气球预计在 3 月 18 日启航。

突然降临的风暴迫使总督延期执行计划。

轻气球灌足了气，放在里士满的一个广场上，只等风势变弱就启航。

3月18日、19两天过去了，天气并没有什么转变。拴在地上的气球被狂风刮的猛烈地冲过来撞过去，甚至要保护这个气球都很困难了。

19日的晚上过去了。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暴风更加猛烈地刮着，气球更不能起飞了。

那天，工程师塞勒斯·史密斯一个人在一条大街上被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叫住了。这是一个水手，名叫潘克鲁夫，年纪在35岁到40岁之间，体格强壮，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在那张非常英俊的脸庞上熠熠有神。他是一个大胆而勇猛的家伙，敢作敢为。年初的时候，潘克鲁夫有事到里士满来，顺便带了一个新泽西的孩子，这是从前一位船长的孤儿，才15岁，潘克鲁夫对那孩子象对待亲生子女似的爱护关心着。

在城市被围困以前，他没能离开这座城市，等到发觉自己被围在城里的时候，他感到十分别扭。但他从不向困难低头，因此他打定主意，要想法逃出去。他久闻这位工程师的大名，因此，这一天他直截了当地向工程师招呼道：“史密斯先生，你在里士满还没有待够吗？你不打算逃跑吗？”

工程师用敏锐的眼光打量了一下水手那张爽朗的面孔之后，他立即确信对方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史密斯问：“你打算用什么法子逃跑呢？”

“用那只气球，它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好象是上天为我们预备好了似的……”

工程师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把他带到自己住的地方。在那里，这位水手坦诚地说出了他的计划。

史密斯的眼中闪出欣喜满意的神色。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同时也是很危险的。虽然晚上有岗哨，他们还是有可能走近气球，潜入吊篮，然后割断系住吊篮的绳索。

“我不光一个人！”史密斯最后说道。

“你要带几个人？”水手问道。

“2个人。我的朋友史佩莱，还有我的仆人纳布。”

“就是说，有3个人，”潘克鲁夫说，“连赫伯特和我一共是5人。气球能载6个……”

“这就行了，我们一定能走掉的。”史密斯坚定地说。

9点30分，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赶来，到达广场时，大风吹灭了汽灯，广场上一片漆黑。5个俘虏在吊篮旁边会合了。

史密斯，史佩莱，纳布和赫伯特一言不发地在吊篮里各自坐了下来，潘克鲁夫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把沙囊一个一个解开。只花了几分钟，水手就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来了。

系着的气球只剩下一根钢缆未解开了。只要工程师一声号令，气球就可以起飞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只狗跳到吊篮里来，原来是工程师的爱犬托普。这只忠诚的畜生挣断了链索，追上了他的主人。工程师怕这份外加的重量会影响他们的上升，想打发它走开。

“可怜的畜生！就给它一个位置吧！”潘克鲁夫一面说，一面把两袋沙土扔了出去，以减轻吊篮的重量，然后解开钢缆；气球飞快地往上升去……

5天以后，从云隙中他们才看到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

在3月20日起飞的这5个人，后来在3月24日有4个人被抛置在远离祖国9000公里以外的荒凉海岸上，有一个人失踪了！而这个失踪的人就是他们的头头，工程师史密斯！

2. 遇难者的陆地

从塞勒斯·史密斯失踪到他的同伴们着陆，前后不过两分钟。因此他们急切地四处寻找，渴望能及时救起他。

海滨的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他们却一无所获。

他们发觉自己已置身在一个海角的尽头，海水剧烈地啃噬着它的尖端。

“这是一个海角，”水手说，“我们只有按原路回去，向右走，这样我们才能返回本土。”

“说不定他就在这里呢，我们再喊几声吧！”纳布说。于是他们又齐声喊起来，但声音一点响应也没有。

这个海角——他们曾经从它的尖端走过——一定是和本土连在一起的。尽管他们已经心力交瘁了，但还是鼓起劲往前走着，殷切渴望着能突然发现一个转角，使他们能回到原地去。差不多走了3公里后，他们来到一个高耸的地岬上，又湿又滑的岩石遍地都是，海水挡在了他们面前，他们不禁大失所望。

潘克鲁夫说：“我们是在一个小岛上，我们已经从它的一端走到别一端来了。”

水手说得对；他们栖身的地方既不是大陆也不是海岛，而只是一个海岛，它的长度还不到3公里，宽度就不用说了。

通讯记者建议在小岛上燃一堆火来做为信号,以引起工程师的注意。但是这里沙石遍地,寸草不生,不可能找到一星半点的枯枝或荆棘。他们只有等待,等到天亮再做打算。

黑夜过去了。3月25日拂晓时分,一抹朝雾从海面上升起来了,他们站在那里,连6米以外的东西都没法看清楚。

大约在6点钟左右,烟雾稀薄了,而下层却越来越薄。不久小岛就好象是从云端里坠下来似的,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在这个时候,周围的海洋也显现出来了,在东面大海一望无际地向远处伸展出去,可是西面却有一个海滩遮住了海面。

的确,那里有陆地。至少他们现在可以稍稍放下心来了。小岛和对岸之间有一条半公里宽的海峡,海峡里水流湍急,很是险恶。

突然,有一个人“扑通”就跳下水去了,这就是纳布。他心急如焚,一心只想把他的主人找回来。纳布正在和凶猛的激流顽强地搏斗着。谢天谢地,他终于接近了对岸。当他上岸的时候,离对岸的出发点已经有几百米了。

3个钟头以后,在低潮的时候,海峡有大部分都露出了沙滩。在小岛和对岸之间就只剩下一条很窄的水道,要想渡过去是毫不费力的了。10点钟左右,吉丁·史佩莱和他的伙伴们很顺利地抵达了对岸。

通讯记者吩咐水手在原地等他,然后他就急忙顺着几小时前纳布爬过的方向攀上悬崖。他急于想知道好朋友的下落,因此不由得加快了步伐,一转眼就绕过峭壁的拐角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水手和赫伯特两个人一齐走到海滩的庞大石壁底下,他们没有往北走,而是向南。潘克鲁夫在着陆的时候曾经注意到几百步以外的地方,有一个很狭窄的山口。他觉得那可能是一条

河或小溪的出口。现在，这样一个地方正是他们所需要寻找的；同时，海浪也可能把史密斯冲到这儿的岸边来。

他们走了不过200来步，就到了那个山口。这里的石壁，看上去好象是由于剧烈的地震裂开的。石壁底下，一条小溪缓缓流出，溪流的尽头形成一个相当尖锐的湾角。这样，水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去找可以藏身的山洞。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海口比涨潮后的水面高出一点的地方，大地的剧烈震动使一大堆岩石叠了起来——这就是在花岗石产地常见的所谓“石窟”。

“这下我们有活干啦，”潘克鲁夫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史密斯先生的话，他一定会充分利用这座迷宫的。”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找到他的，”潘克鲁夫，“赫伯特大声喊道，“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我们要把这里布置成一个象样的住宅。”

“那不难，我的孩子”，水手答到，“‘石窟’够我们住的了。我们动手吧，可先弄些干柴来。用树枝来堵塞这些讨厌的石缝，要不然风吹进来就象鬼哭似的”。

水手带领着赫伯特，直奔河边。两个人各自尽力而为，把成捆的木柴搬了过来，在河畔的草丛里他们又收集到大量的枯枝。潘克鲁夫马上动手造了一只简易的筏子。他们把捡来的木柴一古脑儿都堆在筏子上，并将筏子系在岸边。

离退潮还有几个钟头呢，潘克鲁夫和赫伯特商量好以后，决定爬上高地，观察那里的地形。

到了山顶后，首先扑入他们眼帘的是那片曾经经历千难万险才渡过的海岸，塞勒斯·史密斯就是在那里失踪的！

“我总有一种预感，”赫伯特大声说道，“象史密斯那样能干的人是不会象平常人一样轻易被淹死的。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

上岸了。”

水手一声不响地摇了摇头，但他不想让赫伯特灰心，于是就说：“当然，当然，就是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工程师也能够做到绝处逢生。”

在港湾北部的尽头，海岸的轮廓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形成一个很大的弧形。在那里，是一片平坦的海滨，没有悬崖，只有退潮后露出来大片光秃秃的沙滩。潘克鲁夫和赫伯特随后就转身往西走去。

那座顶端积雪的高山率先映入他们的眼帘，那座山距他们大约有9-10公里。在离海岸3公里以内一直到山坡开始下斜的地方，生长着一片丰茂的森林。沿着森林的边缘一直到海边是一片平原，上面东一堆西一堆杂乱地生长着树丛。

左边的林间空地上，一条小河闪闪发光，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直可以溯到山岭的支脉间去，河水似乎就是从那里发源的。就在水手停靠筏子的地方，它就开始从高耸的花岗石壁之间流出来，左边的石壁险怪峥嵘，右边的石壁却很和缓地倾斜下来，整片的石壁就变成一块一块的岩石，岩石又变为石子，石子最后变成了沙砾，一直延伸到海角的尽头。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岛上呢？”水手嘀咕道。

不过，不管它是岛也罢，大陆也罢，这里看起来是土地肥沃，风景优美，物产也比较丰富。

他们顺沿着花岗石岩地的南边山脊往回走了，岩地的边缘是一道形状古怪，高低不一的石块。石穴里栖息着成千上万只飞鸟，忽然赫伯特从石头上往下一跳，顿时惊起一群飞鸟。

潘克鲁夫说道：“也许是鸽子吧！”

“对，不过这些是野鸽子，或者是山鸽子。野鸽子的肉本来就非常可口，它们的蛋就不用说了。走，我们去瞧瞧它们的窝里

有多少蛋!”

潘克鲁夫和赫伯特在花岗石的空隙里仔细搜寻了一番,果然在一些洞穴里找到了鸟蛋。他们就用手帕包了起来。快要到退潮的时候,潘克鲁夫和赫伯特就回头往河边走去。到达河边时,已经快到午后一点钟了。

海潮正在下退。潘克鲁夫很快就用干爬藤拧成了一条几米长的绳子。他把这根藤索系在筏子的后部,另一端则系在手上,用手来控制它。赫伯特用一根长竿把筏子撑开,让它漂流到河里去。还不到下午2点钟,他们就来到了河口,离那个“石窟”只有几步路了。

他们用沙土,石头,弯枝和烂泥,封闭了那面迎着南风的洞口,并在旁边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隙,以便能通烟,又能拔火。他们把这个洞窟分成了3~4间房,这里面光线黑暗,但是洞里却很干燥,中部的主要房间甚至不用弯着腰走路。他们又在地上铺了一层细沙。这才觉得心满意足了。

水手正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赫伯特忽然问他有没有火柴。

潘克鲁夫是个老烟民,平时他总是把火柴盒放在坎肩口袋里的。他伸手去摸,却什么也没有摸到,裤子口袋翻遍了,也不见火柴盒的影子,他不由得大惊失色。

水手拉起孩子就往外跑,沙滩上,石缝里,河岸上,他们都仔细地找过了,但却一无所获。

看来火肯定是弄不到了,水手和赫伯特就又捡了些蛤蜊,然后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回到“石窟”。

6点钟左右,太阳正在落山的时候,在海滨散步的赫伯特兴冲冲地回来说纳布和史佩莱回来了。

水手没有猜错,工程师塞勒斯·史密斯果然没找到!

通讯记者回来之后,一言不发,往石头上一躺。他显然已精